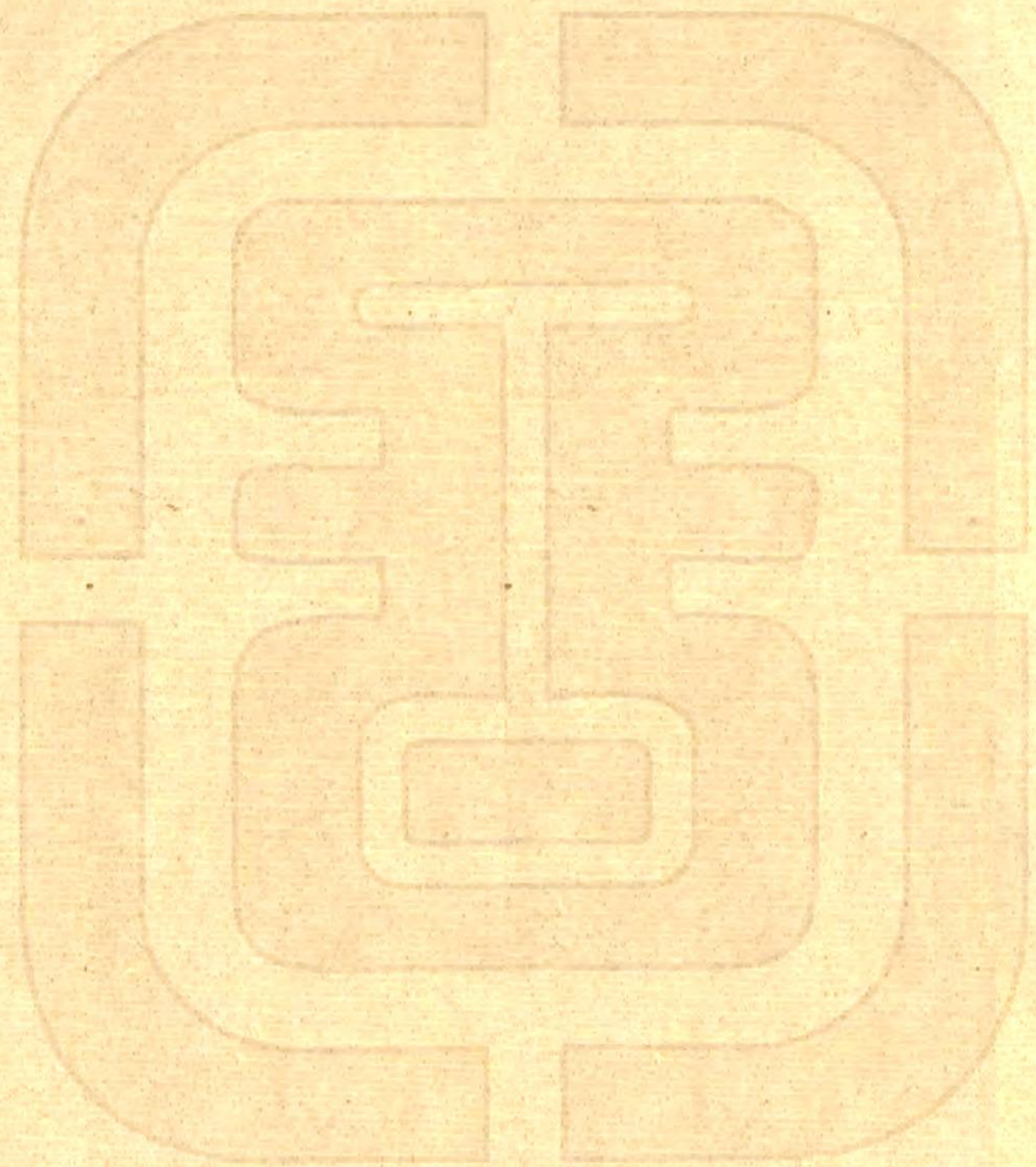


齊魯旅行記



五月十八日晚由天津登舟。乘客頗眾。殆無容足之地。至夜五句

鐘始啟碇。

十九日早起。見沽河兩岸。木稼葱蘢。心目為之失然。

二十日十句鐘。抵烟台。由小艇登岸。往客棧中。時見位裝倡婦。出

入各房。而夜合之價。公然揭之四壁。蓋烟華之蔽垢納污。甚

于津滬矣。埠中商業。以粵班為最盛。近年已半為膠澳所

奪。大不如前。過往船舶。皆停泊于芝罘島南。島長十餘里。西

南沙堤一道。連于陸地。俗名西沙灣。相傳為秦始皇遣

島上古墓。壞土頽然。俗呼康王墳。史記曰。和塞齊。遣康公

于海上。此或其遺冢歟。東南之巖。散于海中者。曰崑崙島。漁

戶。財焉。各國領事署。則建于此。山市肆環列。馬路亦頗寬平。

烟埠青華所聚也。南面羣山。縵繞如半環。坡陀下垂。隨處

皆成澗谷。因各構為果園蔬圃。而富商之亭台別墅。又錯出

于蒼烟暮靄中。真天然一幅圖畫也。山環之西北。名玉皇頂。

挺然特出。登覽之餘。海山景色。宛然在目。小蓬萊閣。在其

東偏。尤壯勝概。其下有憲益學堂。西人所立也。教科略備。

而規模尚待擴充。總理章君。美。國。健。師。也。和。需。可。親。

問余為山東之遊。乃作書致其教友。囑所至者為招待。余深

感之。

芝罘島秦皇華道

海上仙踪。望裡窮。翠華集。路石橋通。西沙依舊連山起。

與看地遊北同

二十一日晨。天有微雲。攝氏寒燠計二十四度。較昨日平。只差一度耳。午後往遊東山。所見與南山相同。此間舊有明之奇山所。海通以前。僅一鄉村。以張劉二姓為最著。今則鱗次栉比。與市廛連屬矣。晚五句鐘登舟。至十一句鐘始開帆。

二十二日。舟行二百里。早六句鐘抵登州。用小艇登岸。北門外紅客棧中。漱隘殊甚。牛馬糞堆與窗齊。牛馬同食。今乃身親之矣。卸裝後。循城北東行。高粱小穀。青綠盈坡。散草度則種雜蔬西瓜等。由東門登城。繞行。循覽一周。則城內不尋常。遠形。東北瀾瀾近大海。船舶往來。皆由北上下焉。東門小亭原。餘三面皆狀如起伏。山勢環抱。形勝固足稱也。城中極樹

二

參差頗多。叢林古剎。四隅曠地。則構為菜園。市廛繁盛。處在鼓樓附近一帶。咸少保。姓尤。宋宮保。慶之。紀功坊。則分峙于街之東西。此二人者。皆登崖也。亦足為此邦聲名矣。惟戚氏今已式微。僅續一綫之傳而已。城中西南有水門。門作三孔。所以洩水也。水由南山而來。穿城而過。由西北之水門而出。然常年乾涸。遇暴雨。則漂石挾沙奔騰而下。散河床中。碎石累累。如散星焉。則人馬通行。無異術路也。此水既出城。復轉而東。過賽花橋。乃沿水城之東。遂北行入海。道咸以前。晚船雲集。高務甚盛。自烟台興而北。口遂廢。餘諸港地。濤為販夫傭婦。洗菜浣衣之所耳。水城者。南距大城。不過數十武。作長方狀。南廣而北狹。南面一門。額曰板橋。乃明崇

福年所修。東西兩方皆無門。北有水門。通大海。所謂天橋口也。民船皆由此出入。城中一水中。登臨漸消長。而滙多積。木材列肆。市雜糧者。又數百家。皆自中丘海。蓋等處販運而來。蓋登郡地瘠人稠。民食多仰給于遠東也。城之北隅。高踞丹崖。蓬萊閣即在其上。登郡最勝處。登閣遠眺。則水天混漾。中島嶼連續。若貫珠然。就中以長山島為最大。距岸亦最近。道士謂天氣清明時。可望見旅順之老鐵山。所謂海市蜃樓者。亦嘗觀于其間。然各島上居民頗夥。即長山一島。已有村落十八處矣。閣東為呂祖殿。殿前刊書壽字。亦純陽手筆也。頗遒勁有力。閣東為蘇公祠。祀東坡居士。又西為避風亭。壁之嵌滿

詩碣。大都宋明人手迹也。所最奇者。亭門向東北。正對大海。風聲如吼。佇立不定。一入其門。內並微風。亦無之道士乃故神說曰。此中國夏溫而冬暖者。蓋藏有逼風珠焉。余笑領之。未之信也。又曰。澄碧堂門外。嵌明石一方。斜立觀之。則海中島嶼帆檣。皆隱約可見。錢石鏡。其北類鏡。北面備臨絕壁。高十餘丈。海濤沖射。噴沫跳珠。不可逼視。壁下有仙人獅子兩洞。頗深邃。漸通時。備中徑可入。西半島名曰橫寨。突入海中。東崖下多碎石。潮汐摩漫。皆圓淨可愛。所謂彈子瀉也。惜余之來也。正值漸漲。不得一往探之。蓬萊閣之西南隅。別為一院。名天后宮。中有陳傅所書大字。皆於大石時立。高逾尋丈。左右各三。考

其碑文有言自泰山運來者。然請視之。紅白相間。純由大成。與本山之石。色質相同。不過好奇者。就地取材。扶而立之。必非借自他山者也。烟台山石。皆金光燦然。顯露礦質。登地則不復見之。有黝黑如淤泥者。有紅紫類豬肝者。丹崖皆紅白。直如春桃花。飄落于山谷之間。彌望皆是。頗壯奇觀。登城北門外。寺廟頗多。然皆傾圮矣。中有榜為武財神廟者。然觀其楹聯。則所祀者乃閩壯穆也。廟之東偏。為公立第二小學堂。生徒十餘人。教師一人。髮皓白矣。初入門。即聞猒撲嘶哭之聲。雜然並作。壁上課表。備列各科。然生徒所誦習者。學庸論孟而外。無他書焉。蓋未改良之私塾也。濼州書院。在城之西偏。芻荷蕭瑟。

足稱勝地。現改為農會講習所。門扁不得入。其照壁上。懸有廣告。全倣官示程式。而其所以号召會員者。亦惟禱雨祈神之是務。不過某日某時。往某處取水。某日某官。往某處抬龍。眾會員須預為伺候云云。

登州蓬萊閣

俗塵。歛。歛。撲。輕。衫。得。到。蓬。萊。自。不。凡。
漸。落。平。沙。鹽。化。碼。珠。跳。絕。澗。火。成。岩。唾。聲。遠。咽。遼。東。浪。窗。影。全。收。海。外。帆。便。欲。乘。槎。天。上。去。肩。章。常。署。散。人。銜。
愴。怀。民。物。愧。真。儒。方。外。恩。尋。老。書。萬。事。看。搬。新。傀。儡。百。年。空。打。夢。胡。盧。浮。塵。大。地。星。留。影。快。意。長。風。鳥。化。鳧。青。島。不。須。頻。探。望。暮。年。歸。路。識。蓬。壺。

二十三日早。濃雲密布。東南風大作。既而一雨清冷。竟日不止。
二十四日晨。雨初止。仍未放晴。因居旅舍。頗為悶悶。午後始漸
雲散天開。準備明早啟行。余初誤信人之言。擬遊登州。
後乘輪湖小清河。以抵濟南。既至登州。始知小清河水淺。
舟楫不通。乃改道由虎頭崖登岸。

登州阻雨

一雨蕭蕭。夜復晨。郵亭計日。誤前津。滿階簷雨。侵宵
响。繞榻。蠅聲。惱夢。頻。天上。原。無。長。照。月。人。間。寧。有。自。由。身。
殷勤更向蓬山望。想轉來風。祝海神。
二十五日早。六句鐘登舟。歷樂家口龍口。請港海寧。類多斷
崖下間有平地。狹長如帶。海中沙鍊鍊連。星燦然。發光龍口

五

以西有桑島。勢甚低平。几欲隨波浮去。近視之則四圍亦
多巉岩。上有村落。宛然成鎮。又西則母祝島。三杜島。其岸較
近。為海沙所壅。遂與陸地相連。以此而悟。蓬萊之西沙。未必
果為秦皇之輦道也。又西為芙蓉島。嶺然孤立。若巨
冢然。毛氏居之。為登州之望族焉。島距虎頭崖。直徑祇
十餘里。而以水道灣環。行船迂曲。六句鐘始傍岸。風雨
大作。小艇顛播。不能登陸也。是日共行二百五十里。
二十六日晨登岸。居民數十家。僅一小鎮耳。岸邊大石。蹲踞
层理完然。皆泥板岩也。稍加工製。便為學校之良品。是
日日陰雨迷濛。不能啟行。宿旅店內。汚穢齷齪。尤甚于

在登州

二十七日晨。依定柵子。緣海岸西行。柵子者。以葦席為之形。類行營之窩蓬。加于兩馬之上。款款搖動。不能一息安也。行數里。雨下如注。乃閉目天昏。聽其自便。既至海城。雨乃漸止。則去海岸^已遠。原因每每。村巷相連。頗入佳境。已而前過一河。寬近一里。白沙盈地。深可沒股。水流甚湍。寒裳以過。西岸有市曰沙河店。亦一小鎮也。又西過灰堆以南。地勢漸高。土中多含沙礫。又有山埠者。為一村巷。邱阜橫互。若長蛇之伏地。道旁磷磷。顯露石膏。蓋酸化之未竟者也。晚至新河店宿。共行七十里。

二十八日由新河店啟行。新河者。所謂解萊北河也。寬約里餘。值新雨後。水勢頗盛。石橋未成。用木排橫度。約一小時始

六

過行五十里。過灘河。此兩河之間。純屬平原沃土。民俗亦勤。婦女之作草繩者。坐立皆不釋手。而此室能知前後開窗。以納新氣。尤足取也。未標葱龍村。樹茂密。每隔數里。必有一大村落。外皆環以土圩。無不營壘。又多柵樹。葉似梧桐。可喂野蚕。以織繭。繭為土產之大宗。高負之^繭。殆即此物歟。案史言太公封齊。海濱斥鹵。而今日顧乃相反若此。蓋水氣對積。則室素不通。乃是硝化還原作用。既經太公管子之歷世經營。益質去而土乃變沃。利賴及于千古矣。灘河為於北有名之大水。水勢亦盛。然寬廣不及新河。西岸^積沙成堆。累累相疊。惟陰之壅水。以破龍且。真善于因地哉。灘河之西。小山特起。南北^經利。路由山之南。

麓穿鎮而過。距昌邑城僅數里之遙。馬上可望見之。過昌邑
至王路凡二十里。坡陀起伏。作波浪狀。尤奇者。王路圩中有
大堤斗立。高逾十丈。其形勢固宛然石也。而性質則已純
然土矣。酸化之作用。豈不烈哉。又三十里至寒亭。古寒混
田也。外環土圩。市民數千家。貿易頗旺。市中積石為台。高
廣皆十餘丈。上有廟以祀寒混。余深怪之。此間所宜崇祀
者。其惟康乎。嘗試考之。虞禹有宮。對過也。皆在今泰
北。考光德平諸縣境。去夏都中原。固已遠矣。而少康
中興。其兵之所及。乃不此數百里間。何也。反覆思之。而
知康介在禹。實為夏宮與之。大相開。蓋禹夏宮。夏
而有宮焉。根本之地。計其歸戶。網繆。枝條。曼衍。多不

七

下于曹操之鄴都。高歡之晉陽也。而孰知靡乃潛居肘
腋。已預為覆巢探卵之謀也。已而羿與寒混。果皆
禍起蕭牆。轉瞬之間。二兇俱殲。此其運之妙。方之種蠶
田車。定遠過之。故少康得起。自包正。而以一成。恢復
舊物。又簡略其情事。固可懸揣也。過寒亭又二十里。
至濰縣。濰城大而固。東開為網業所聚。高祜頗盛。其下
有白浪河。水凌而清。甘冽可供飲用。是日共行一百二
十里。晚誤入小客棧。院內逼仄。糞池及羊。驢馬壅塞。側
身以行。室內則臭虫跳亂。相攪成團。坐臥皆不能堪。惟
登牀。視燈盼壁。天明而已。

寒亭

綠槐陰裡過寒亭。雨後禾花繞郭青。特起高台崇望
祭。西風應醉夏且灵。

昌邑道中

海陸行程極富。在脫虎頭石。碑沒價。兩急路成流平。
野。山。小。連。毛。夾。樹。相。壓。然。然。戶。賣。廢。物。識。青。州。
二十九日早七句鐘。由濰縣登車。車站距城南五里。上車後。
見南面山嶺盤紆。矯若長蛇。而山澗亦隨處有之。故
鐵路所經。鐵橋頗多。而樹木茂密。又所在成圍。此真山東之
特色也。惟山嶺上。仍多濕濕。是當嚴禁牧之禁。因勢而
利導之。午後二句鐘。抵濟南。往西開向埠。僅開馬路一
條。高橋亦未有起色。而重要貿易。皆在城內。人物殷繁。
固海岱間一大都會也。卸裝後。往撫署會沈君友。御
因身現署內之珍珠泉。泉在署內西南隅。方廣四五畝。深
可五六尺。泉由地中噴出。若碎珠然。清可鑑髮。魚丈尺

起。往游。顯。極。濼。梁。之。樂。既。出。往。謁。王。瑞。齋。高。樞。相。見。甚
歡。着。升。兄。為。言。東。省。民。志。最。促。且。因。銅。元。充。斥。百。物。昂。貴。
而。官。吏。祿。收。乃。折。扣。至。六。七。成。以。下。大。吏。固。明。知。之。而。小。民
終。敢。上。言。也。民。氣。之。弱。良。堪。浩。嘆。

六月初一日早八句鐘。往現城西南之跑突泉。泉在呂祖祠
內。甃池環之。作長方形。中間三泡迸發。大如車輪。高及
數寸。小泡無數。拂拂騰起。清冽甘美。為諸泉之冠。惟市
肆環列。而四圍居民。又隨意濯衣洗物。良為可惜也。池
南兩隅。各有涵洞。泉出如湧。蓋來自城東南黑虎泉者也。
復由西北隅流出。下游至城北。身大明湖相連。為湖水之上
源。大明湖湖城內之北。幾占其半。蒲葦蕭蕭。荷蓮叢叢。

我蘇亦中在運作。如田階之所。陷捕魚收。是界。歷年。然
不能繞越也。畫射往來。如識各循。便道。棹行。亭祠。廟。現
點綴其中。如北極。現文昌閣。張公祠。宴公祠等。皆有可觀
而尤以。歷下亭為最勝。湖之北面為會波門。即濟南之
北門也。鋪六板。隨時可以啟閉。登門樓。北望。則稻田。也。荷池也。
蔬圃也。青綠相間。槐柳成圍。江南風景。固未有以過之
又北則鵲華諸山。互相拱抱。崗嶺相連。由西而東。隱
隱若長堤。城南則歷山高峙。環其三方。由是而悟。濟
南會垣。地形凹下。成一盆地。緣城諸泉。皆由南山下注
而為北方之山崗所束。流路縮狹。因之隨地湧出。色味皆
同。自宋以來。均以為濟水伏流。考之地勢。固不能合也。

九

史言王莽時大旱。濟川枯竭。此亦不然。果因大旱。而枯
則不旱時。必能安流。如致此。可謂水類如此矣。何至一
竭而逸絕于千古耶。考濟水之枯竭也。寔由武帝元狩
年間。河決瓠子。東注館陶。濟之中流。為河沙所壅。已
成新濼絕澗。久之。因以枯竭。而上流至屋之水。逆併入黃
河。不復絕。河東注。故今日齊魯諸泉。要皆發源于泰
山。而與古濟絕不相涉也。不然。今之曹濮諸州。皆古濟之
流路也。何不聞發地及泉。處處如濟南也哉。

初二日。汪兄善升。為僱驛一乘。由濟南啟行。因大路改建。鐵道
乃由小路西行。一路平坦。地多粘土。禾稼被野。既而西南
越山岡一道。入長清縣界。則多磽確。樹木亦少。村舍多

冰露者。又東南抵開山。已入山峽。臥路五六。現僅及此。其南
數里有市曰抄米店。舖戶較開山為繁。又迤南而東。山路崎
嶇。頑石滿塗。或峽道深。不能方軌並行。車夫揚聲呼号。以
適來車。且因雨崖高聳。能遮風聚熱。悶鬱殊甚。又東南為
冠兒店。為山山皆小鎮也。山山上遍植松柏。葱鬱可愛。此東
言所僅見者。是日共行八十里。晚宿張夏鎮。

長清道中

濟南西去接長清。五茨木花夾路迎。好是四圍山色裡。碧雲
如畫護行旌。

泰安道中

帽影鞭絲僕僕俱。開山南轉路盤紆。戶揚隔岸煙籠紙。車

十

走旋涯。味淡時行脚。健履雲多。度客程孤。問身
偷向忙中。却恐山灵笑。嘆。

初三日夜半即行。聯車十數。以備不虞。而路徑崎嶇。較前尤甚。平
地則成澁道。河林則多砂石。總之皆山麓也。行六十里。至墊
台庄。停車早餐。時上七句鐘耳。又過界首入泰安界。山勢東
西橫亘。名長城嶺。夾路中有小鎮。名曰長城。居民數十戶。多
以市鞍轡為業。下車四顧。不見有城。惟兩山之。亂石排
列。似古城遺址。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
長城之築。在春秋以前矣。然管子一書。大半後人偽造。未可
盡信。且春秋之前。亦不應有此巨工。志以為齊潘王所築。
以防蠻人之北侵者。斯近之矣。又東南過平在鎮。鎮而石

橋下有河一。道水。聲。汨。汨。由。南。北。而。東。南。流。去。如。此。地。已。在。山。脊。之。南。而。長。城。一。帶。實。為。南。北。之。分。水。嶺。也。故。地。多。塊。礫。生。物。鮮。少。而。貧。民。婦。女。小。兒。之。隨。車。乞。錢。者。絡。繹。不。絕。可。厭。亦。可。憐。矣。彼。獨。不。聞。樹。藝。畜。牧。固。山。民。天。然。之。利。哉。午。一。句。鐘。抵。秦。安。住。南。門。進。西。之。祥。芝。街。宋。真。宗。獲。芝。草。處。也。是。日。共。行。一。百。二。十。里。

初。四。日。早。起。僱。山。轎。一。具。兩。夫。乘。之。沿。城。之。西。渡。北。行。至。西。北。隅。紅。牆。外。繞。新。建。寺。宇。兩。重。額。曰。梳。妝。院。規。模。不。大。惟。後。樓。平。頂。高。聳。猶。存。舊。觀。又。東。北。為。岱。宗。坊。地。勢。漸。高。迤。瀝。北。上。路。西。為。玉。皇。觀。白。鶴。泉。故。道。也。內。供。孫。真。人。肉。身。面。裝。金。色。兩。肘。外。露。已。成。枯。暗。以。此。為。仙。仙。亦。何。貴。誠。不。如。速。朽。之。為。愈。矣。北。至。一。天。門。路。西。為。元。君。下。廟。遊。人。皆。下。輿。拈。

香。叩。首。以。求。福。蔭。輿。夫。頻。頻。相。勸。命。國。不。應。乃。計。輿。而。去。路。旁。松。槐。亭。立。旁。午。交。蔭。流。水。淙。淙。沿。東。澗。下。注。至。石。經。坪。則。兩。澗。兩。會。聲。震。數。里。東。澗。中。有。暴。經。石。廣。約。數。畝。鑿。金。剛。經。字。大。如。斗。為。懸。瀑。所。激。剝。削。過。半。不。知。何。人。所。為。也。明。人。萬。恭。建。亭。其。西。摩。崖。作。記。字。尚。完。好。又。北。過。壺。天。閣。對。閣。為。元。君。殿。屋。新。修。然。空。無。人。迹。自。一。天。門。至。此。度。橋。數。座。路。皆。寬。廣。如。行。坦。道。至。元。君。殿。後。則。峻。巖。峭。壁。迎。面。而。起。建。坊。當。道。曰。回。馬。嶺。石。級。盤。空。心。惴。惴。然。不。敢。下。窺。輿。夫。懈。行。而。前。一。步。一。喘。久。之。至。二。天。門。登。岱。之。途。僅。及。其。半。而。回。視。秦。安。府。城。已。小。如。菜。圃。高。里。山。亦。茫。茫。不。可。辨。認。矣。又。北。則。路。轉。平。坦。凡。三。里。行。者。快。之。曰。快。活。三。過。此。西。北。抵。御。帳。坪。仰。視。

懸崖。陡立。石縫中水出如洗。崖前飛瀑懸流。有若噴珠。長
石橋中橋。亭閣騰空。然寒氣諛諛。使人不堪久佇也。
由坪北。上有松三株。崖上篆秦松二字。然量其周徑。大者
不過三尺。大約數十年間物。偽託顯然矣。又西北對松
山。蒼松鬱鬱。四盤如蓋。彌滿兩崖。扶出于石穴中。現其
年輪轉較。秦松為古。又北為十八盤。石徑盤空。沿崖直上。
尤為險峻。路端兩面。環以鐵索。步行者皆蒲伏懸度。以上
盤盡處。是謂南天門。登台下望。則織足婦女之衣。杖肩囊
者。皆蛇行蟻附。前後相續而來。蓋民之進香者也。聞春秋
香市時。猶數十百倍于此焉。過南天門而東。為天街。廡而
市香楮者。凡三四十家。然以時非香市。鎖門而去者。已十

之三四矣。其東為東嶽廟。屋僅四合。香火不盛。東北為碧
霞宮。元君上廟。俗皆稱為泰山娘娘。壯麗輪煥。為一山之
冠。庭中有萬歷帝碑。範銅為之。左右對立。高可三丈。轉北為
大觀峰。唐宗摩崖碑在焉。書法如龍騰蛇躍。唐刻尤為
蒼勁。非燕許大手筆莫辨。又北為玉皇頂。則泰山之最高
處矣。上建玉帝觀。即古太清宮也。門垣外有碑。而無字。石質
瑩白。形如方柱。高五丈。廣各二尺。上以方盤覆之。盤上加頂
如戴笠然。或以為秦石。或以為漢碑。蓋疑莫能定也。現前
西角石柱高標。題曰古登封台。碑中數石。峻增涌出。中色
質蒼老。互相偎抱。外作石垣衛之。蓋秦頂之結穴也。登峰
造柱。于是以現止矣。余南到現。即四山雲合。風吹雨至。乃息

就東廂之迎旭亭。急為雲烟拂拂。掠窗而過。加以涼風颼颼。儼成清秋氣候。視攝氏表已降至十九度矣。既而風止雨停。出觀門旁睇。則山下蒸氣蓬蓬如匹練。如綿絮。條分縷晰。橫布于村落之間者。皆白雲也。然自上視之。距地若不逾數尺。周視四方。有黑氣如烟。上下相屬者。皆日光燦朗。透出層表者。則某處晴。某處雨。皆可發踪指示。不爽毫厘。未几雲氣東轉。夕陽西現。道士東指曰。虹見于山坡矣。注目視之。山影相視。去人不過數里。紅練交映。照眼分明。若舉手可掬者。真雨後之奇觀也。晚宿迎旭亭中。

泰山碧霞元君廟

碧霞宮闕鬱輝煌。青帝祠連仰末光。始信女權高絕頂。萬

峰低首拜娘娘。

登岱感賦

迤邐松栢壓層巔。夾道爭趨萬壑泉。玉碧共彫仙佛界。翠華空憶漢唐年。摩崖碑碣迷苔蘚。拂袖雲烟混海天。塵世更思叫閭闔。濛濛香霧玉皇前。

初五日四鼓即起。冀覩日出。然從窗隙窺之。露鎖雲封。不辨咫尺。道士言。惟七八月間。天清氣朗。可嘗見之。此時固十不當一也。久之天氣漸開。明乃急出觀門。四眺則日已高三丈矣。然於水南環。黃河西繞。如繩如帶。皆在足趾間。頂後諸山。如伏蛇數條。蜿蜒延延。各向西南俯首爭趨。山北則烟火蒸家。呼之欲應者。濟南城也。華嶽二山。乃渺然如米粒之着地。

泉由頂而東為乾坤亭。為日觀峰。舊皆有亭。今則御碑僅存。東南為捨身崖。峭壁斗立。一落千丈。嘗有遇民捨身代親。陸崖以死者。現作垣以圍之。使可望而不可即。真仁人之用心哉。頂西北為月觀峯。為丈人峰。正與前峯遙遙相對。西為整來山。巍然秀出。若離然而獨立者。是則泰山西面之別阜也。其後為黃華嶺。一名後石塢。路轉峰回。萬松聳出。方擬拾級而往。而陰雲又合。且濕度過高。衣履沾泥。而重俱透。乃命輿而下。至山腰則皓日當空。炎熱殊甚。攝氏表復升至三十二度。蓋一山之中。氣候之相差若此。既下山。經老君堂。俗所謂妃與碑。宛然在度。隔焉。兩碑相並。上合以帽。高可七八尺。此亦唐碑之僅存者也。惜道士不知寶貴。露立稷田中。殿

堂亦多頽敗。村夫數十。相聚圍棋。以納涼焉。其東南數里。辟石四圍。作田埂狀。見方數畝。中種小穀。南有甘泉。謂之明堂泉。漢明堂之故址也。為瞻眺者久之。午後入北門。進岱廟。廟基宏壯。占府城三分之一。外環以城。關八門。儼然皇居之禁垣也。老松盤鬱。蔭滿庭階。大殿曰峻極殿。規制最為崇隆。然而金碧剝落矣。殿前老柏數株。為漢武帝所植。扶桑石。孤忠柏。皆直立台上。兩階碑碣如林。大半皆宋明遺物也。西院為法堂。道士居之。壁上碑碣環砌。不可殫視。堂南空地。古槐盤鬱。蔭蔽數畝。老幹中空。子幹生焉。然亦大可合抱。蓋唐槐也。道士出觀所藏古器。玉璋鼎彝之屬。多純廟賜品。亦可謂希世之寶矣。出岱廟循城而南。有山溪。由城之西濠南。名曰濼河。上橫石橋二。曰金銀橋。曰濼河橋。水淺。多石橋。

亦僅長數丈。乃僧道託之。竟以哄動天下。豈不異哉。西去里餘。為吳縣宮。佛皆乾銅為之。宏大亞于岱廟。然兩無頌地。正殿亦黯然無色。一殿道。又守之。華屋山阜。行將同付劫灰矣。又西為社首山。周成王。唐高宗。宋真宗之所禱也。破屋荒田。荆榛滿目。並無有山。不過地勢凸起。較四圍略高而已。考純祐南巡時。社首山猶高四五丈。推之宋世。唐世。周世諸帝王。封禪之日。千乘萬騎。嵩嶽爭呼。則社首之嶂。巍然當更何如也。陵谷變遷。天世改易。可勝慨哉。又西為高里山。漢武帝所禱也。土阜巍起。惟西面巉岩。刻露高可三十丈。上無祠宇。孤塔集焉。四圍皆松柏。亦近人新植者也。宋真宗之告天碑。在南門外之迤東。高可三丈。五碑相連。上合

以帽。碑面北對泰山。字之可讀者。尚十之五六。皆頌其二聖之功德者也。嗚呼。醜矣。彼之二聖。唯能欺人。孤兒寡婦。盜取掌大江山耳。終宋之世。納貢于遼。金蒙古。曾不得比于漢唐之末。蓋已失獨立國之資格矣。亦何功德之有。有碑基北臨城濠。餘皆犁為稷田。搜趾無存。

初六日黎明。由泰安啟行。將過清河橋。大雨傾盆而至。乃避于槐蔭以待之。未几雲過天晴。乃復整轡西行。過河數道。至六即墳。復曲而南。路多砂礫。皆由山而下。車行如坂。上走丸。夏張後。則斜度漸緩。平原漸多。皆古汶陽田也。地味肥沃。為岱南最。亦魯二國。嘗力爭之。有以哉。高粱麻稷。高可没人。因之風氣不遠。炎熱如熾。斜視道旁農民。往往三五成羣。裸

體極微。其子桑伯子之遺風歟。真同人道于牛馬矣。將近汶
濱。麻愈暢茂。濕麻之池。亦復相望。臭氣撲人。行者皆掩鼻而
過。四句鐘渡汶河。兩岸多沙。寬近一里。水僅及半。往來並無
危帆。渡船亦不用槳。棹數人入水。推挽以行。過汶西南數里。
至陳家店而宿。冀陽縣屬也。是日共行九十里。

初七日。三句鐘行。轉向東南。蓋由泰安往曲阜。宜向西南。真走
大汶口。齊魯通道。從古由此。近因大雨滂沱。泥濘載道。故迂
途曲折。宛然成一瓜線也。汶河以南。小山頗多。皆硤脊梁。
稜高不逾尺。與汶陽若別一天地。汶陽民田中多鑿井。以備
灌溉。汶南則無之。汶陽麻最繁茂。汶南則葭麻相間。左傳
武城人拘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管即今之葭。知魯地多

管。從古亦然矣。十句鐘渡泗水。去魯城僅八里耳。泗水寬約
半里。中多淺渚。牽車經過。深處不過二三尺。泗南土頗肥沃。
大樹成園。蔽覆村舍。風景如畫。所謂洙泗之間。即此地矣。一
句鐘抵曲阜。共行九十里。住顏祠之西。即顏子之陋巷也。今
立石坊以表之。卸裝畢。即致書衍聖公。陳明來意。請其委
員招待。既而覆云。公爺現過感冒。不克延樓已安。定視官
鄧君妥為招待矣。余謝之。

初八日。六句鐘先往聖廟拜會。鄧君已先至矣。鄧字蔚廷。人頗
樸誠。進隨之。偕謁聖廟。廟在聖府西偏。即夫子廟里之故宅
也。進門數重。皆行于松蔭中。久之。乃至奎文閣。閣東為侍
禮堂。西為金絲堂。西南為啟聖殿。殿前為履相園。夫子習

詩